

武林天驕



武林天骄

梁羽生 著

上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次(上)

一	鸳鸯同命.....	1
二	亲友成仇.....	26
三	离奇身世.....	54
四	毁家逃难.....	87
五	官衙赏花.....	112
六	箫心剑气.....	150
七	夫人出走.....	197
八	大闹寿筵.....	246

一 鸳鸯同命

拂拭残碑，敕飞字依稀堪读，慨当初倚飞何重，后来何酷，果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怜事去言难赎。最无辜，堪恨更堪悲，风波狱！

岂不念，中原蹙？岂不念，徽钦辱？念徽钦既返，此身属谁？千载休谈南渡错，当时自怕中原复。笑区区，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。

——文徵明·满江红

夕照苍苔上，鸟鸣山更幽。这条山路，显然是很少人行，岩石上满是赭红的、雪青的，或草黄色的鲜苔。苍松映衬红崖，野花枫叶争艳，在这秋末冬初，已寒未冷的时候，山上到处还是瑰丽的彩色。

在这少人行走的荒山僻径，此际却有一个少妇，挑着两捆柴草回家。

虽然是荆钗裙布，却掩盖不了她秀丽的容颜。

她是一个猎户的妻子，或许是因走惯山路了，她挑着柴草，踏在长满苍苔的石头上，步履依然甚是安详。

平时她很喜欢看云看山，但此际山间的景色虽然分外清幽，她的心情却有一点儿不太平静。

前两天，有许多难民从山下经过，听说是金国又要和宋国打仗了。

这座山是坐落在陕西大散关西北面的盘龙山，时为南宋绍兴十年，金宋议和，以大散关为界，西北面本来属于宋国的地方，如今已是属于金国统治。这个少妇是汉人，听得金兵攻宋的消息，心情自是有点不安。

不过她一想到正在等待她回家的丈夫，想到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她的心中又充满喜悦了。

外间虽然烽火弥天，这座荒山却一向是张雪波的。除了丈夫和孩子，她的父亲和公公也还健在，两家早已合成一家。她有个温暖的家，只盼一生能过这样平静的日子，于愿已足。心中正自充满蜜意柔情，忽地无端刮来一股狂风，吓了她一跳。

这股怪风突如其来，随着这股怪风出现的是一只吊睛白额虎。

少妇被猛虎一扑，扔开柴草，抡起扁担就打。她眼明手快，这一打倒是打个正着，恰好打着了老虎的额头。但可惜老虎皮粗肉厚，头颅竟似比石头还硬，“卜”的一声，扁担断了。

老虎负伤，大吼一声，好似晴天起个霹雳，震得山岗也动，猛地扑来。

少妇一闪，闪在老虎背后，老虎前爪搭地，腰胯一掀，少妇手中没有武器，只凭一双肉掌，自忖对付不了这只老虎，只能

再闪。老虎掀她不着，把铁棒也似的虎尾竖起来一剪，这一剪扬起风沙，少妇眼中吹进一粒沙子，流出眼泪，看不真切，几乎给它扑着。少妇慌忙施展轻功逃跑。

她心里一慌，脚步就不能踏得那么稳了，踏着石上的苍苔，脚步一滑，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，摔了一跤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虎已经扑到她的背后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雪妹莫慌，我来了！”人未到，石头先打过来。

这块石头也打个正着，老虎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一扑扑了个空，少妇滚过一边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的丈夫已经迎上那头猛虎。两只手把老虎头皮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，铁拳猛击。他的拳头比少妇的扁担更为有力，打了三四拳，老虎脑浆迸流，天灵盖竟然被他的拳头打破，死了。

丈夫扶起妻子，问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少妇惊魂稍定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眼睛吹进一粒沙子，不大舒服。”

丈夫仔细察看，果然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他给妻子揉揉眼睛，吹一口气，那粒沙子也就随着眼泪流出来了。“雪妹，你的运气还算不坏。”丈夫笑道。妻子跟着笑道：“我的运气当然不坏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碰上你，能够得到一个你这样好的丈夫。成哥，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啦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原来这少妇名叫张雪波，她的丈夫名叫谭道成。他们是自小一同在这山中长大的。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，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逃到这座荒山的，谭家先来，张家后到。

七年前张雪波曾经在树林里碰上一条大青狼，那次也是谭道成把恶狼打死的。不过那次谭道成来得更早，青狼刚出现，人兽尚未相斗，谭道成就已来到她的面前，杀了恶狼了。张雪波也是在那次遇险之后不久，嫁了给谭道成做妻子的。

谭道成笑道：“那头青狼是咱们的媒人，我怎能忘记。不过我却一直不知你会武功，你为何瞒住我！”

张雪波被丈夫质问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忸忸怩怩的说道：“我这两下把式也称得是武功吗？敢情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功夫吧？”

谭道成哈哈笑道：“什么三脚猫功夫？三脚猫是连老鼠也捉不到的，你这‘三脚猫’的功夫却能打老虎！我不知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，但你练的可是上乘的武功呢！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上乘武功？”言下似乎还是不敢相信的神气。

谭道成道：“我怎会骗你，你练的本来是上乘武功，只可惜你完全没有对敌的经验，给老虎吓慌了。假如你稍为镇定一些，用不着我帮手，你自己就可以把老虎打死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真的吗？但我刚才已经是用力打它了。一打扁担就断，我赤手空拳，如何还能打死老虎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当然还得有点猎虎的经验，我教你怎样打老虎吧，老虎的头颅最硬，你气力不足，就不要先打它的头部，最省气力的办法是先打它的眼睛打瞎，它发了狂，然后你再躲到悬崖旁边，故意弄出一点声响，引诱它来扑你，这样它就会自己跌下悬崖死掉。”

张雪波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对，这个办法真好，我怎的没有想到。”

谭道成继续说道：“你的轻功身法轻灵佳妙，只可惜也是

给吓得慌了，才会摔那一跤，轻功提纵术是必须懂得如何运用真气的，这就已经是属于内功的范围了。上乘武功是以内功为基础的，以你目前的造诣来说，虽然还不能说是深厚，但我说你练的是上乘武功，则是没有错的。好啦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懂得武功，却为何瞒住我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的功夫是爹爹教的，爹爹说这只是乡下人的把式，见不得行家的。我小时候身子弱，爹爹教我练武，只是希望我能够祛病延年，他吩咐过我，不要给外人知道的。”

谭道成愠道：“我是外人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当然不是外人，不过，我知道你的武功很好，我这点乡下人的把式，怕给你笑话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说老实话，现在你告诉我这是上乘武功，我还不大敢相信呢。成哥，我不是存心瞒你的，你恼我吗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，我不过因为一向不知你会武功，忍不住有点好奇，才问一问你。原来你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。我怎会恼你。”

话虽如此，但在他的心里可是着实有点疑惑，觉得妻子的解释，理由似乎不怎么充足。再说，即使妻子是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，但身怀绝技的岳父，却又为何这许多年来一直深藏不露？

但虽然心中已有思疑，他还是不会怀疑妻子对他的感情的，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恩爱夫妻，彼此都是爱对方甚于爱自己的。

不但不会怀疑妻子，他也不会怀疑岳父对他的疼爱。岳父只有一个女儿，岂仅只是把他视同“半子”，简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，这种情如骨肉之爱，他也是不能置疑。“岳父不让

我知道他会上乘武功，想必其中定有难言之隐，未到时机，他就不能让我知道。”

谭道成固然思疑不定，殊不知他的妻子也是和他有着同样的思疑。原来她的爹爹是暗中教她练武的，不仅叮嘱她不许向“外人”泄露，而且是叮嘱她不许向“任何人”泄露的。这“任何人”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。

不仅这件事情，她的爹爹还有更大的秘密是不许她向任何人泄露的。

这次她已是给丈夫知道她的爹爹懂得上乘武功的秘密了，好在还未知道更大的秘密。

在她的想法，她的任何秘密都是不该瞒住丈夫的，但爹爹郑重的叮咛，她却不能违背。

此时她的心里难免有点忐忑不安，“爹爹知道我泄露了家传武功的秘密，不知会不会骂我？唉，但我碰上老虎，却又怎能不使出武功？给成哥看破，我又怎能继续瞒他？如今我不该说的都已说了，只有待我回家之后，今晚再向爹爹禀明，求爹爹原谅了。”

正自忐忑不安，忽听得丈夫说道：“雪妹，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张雪波心头一跳，笑道：“咱们都已经做了五六年夫妻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

谭道成讷讷说道：“我、我觉得你爹爹有、有点奇怪！”

张雪波不觉吃了一惊，定着眼睛看他，“我爹爹有什么奇怪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你们父女和一般人家的父女好像有点不大一样！”

张雪波心头卜通一跳：“莫非他已知道爹爹的一些什么秘

密？”勉强笑道：“我和爹爹不也是和别人家的父女一般吗？又有什么两样了？”

谭道成若有所思，半晌方始说道：“雪妹，记得小时候咱们俩都是一样顽皮，对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不必把自己拉来作陪衬，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，顽皮的只是我，你可是乖孩子呢。我常常欺负你，你都对我忍让的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不，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生你的气的。还记得吗，有一次我恐吓你，说要打你的耳光，我一吓你，你就哭了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一哭，你就向我求饶。结果不是你打了我，而是我打了你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含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丈夫说道：“你提起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干吗？这和我们父女又有什么关系，似乎离题太远了吧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奇怪，就是因为从你小时候的顽皮想起的。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想起什么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小时候你很顽皮，但我好像从未见过你的爹爹打你骂你，莫说打骂，连生你的气我都未见过。只有你向他乱发脾气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妈早死，我自小就是与爹爹相依为命的。爹爹特别疼我，那又有什么稀奇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也是自小就没有妈妈的，但我的爹爹管教我却是很严，我一做错事情，他就打我手心。骂我那更是家常便饭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是女孩子，当然要比男孩占一点便宜的。别人家的父母不也是对男孩子管得比较严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小时候跟爹爹上山打猎，我总是跟在爹的

屁股后面，有时候不小心摔了跤，总是我自己爬起来，爹是不会回头来扶我的。你和你爹上山玩耍，却是你爹跟在你的后头，小心翼翼的保护你，生怕你会跌倒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倒是很细心啊，这点小事都注意到了。但谁叫你是男孩子呢，女孩子在父母眼中总是比男孩子娇嫩的啊！你妒忌我爹宠我，不如你求神佛保佑，保佑你来生也变作女子吧。”

谭道成不说话了，但心里的疑团却未解开。张雪波望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奇怪的吗？”谭道成的确是还有疑惑之处，但却不便直率的问他妻子。

不错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，妻子的解释似乎也很合理。但他还禁不住有个奇怪的感觉。当然，他绝不怀疑岳父对他的妻子是特别疼爱，但却好像和一般的父爱又不相同。不只是一般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护，更多的是像“侍奉”小主人那样的呵护备至。

心中蓦地冒起“侍奉”这两个字，他自己也觉得想得太过荒唐，因此自是不敢和妻子说了。

他虽然没说出来，张雪波已是心中慌乱了。“看样子成哥似乎已经起了疑心，他猜到什么呢？唉，我本不该瞒住他的，但爹爹不许我说，我又怎能直言无隐？何况还有许多事情，爹爹也还未曾告诉我呢！”

她的“来历”如何，一直是在她的心头尚未解开的谜！丈夫的猜想并不荒唐，原来她的“爹爹”果然并不是她的生身之父。她的“爹爹”本是她家的老仆人，名叫张炎。在她刚刚断奶的时候，她的母亲把她交托给这位老仆人的。那时刚周岁，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在宋朝为官，后来不知怎的得罪朝廷，被抄家

的。她的母亲住在乡下，官差来到之前，将她托与张炎。

这些都是后来张炎说给她的，她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只知道父亲姓张，和张炎同族。因此母亲将她交托给张炎的时候，一定要张炎冒充她的父亲。

当然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父母的事情的，但张炎却不肯告诉她了。

她是由张炎抚养成人的，也早已习惯于把张炎当作亲生的父亲了。

张炎最初本来答应她，到她满十六岁的时候，把她的身世告诉她的，但十六岁那年，她刚好在生日那天和谭道成成亲，在出阁前夕，亦即是张炎答应为她揭开身世之隐的日期，张炎却流着眼泪和她说道：“请原谅我，时机未至，我还不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。”她问：“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告诉我？”张炎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时，不过，假如时机一直未至的话，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会有遗书留给你的。遗书我早已写好了。”

养父恩深如海，她还能说什么呢？她对生身的父母毫无记忆，想要知道他们的事情，其实多半还是由于好奇而已。

她已经过惯了山中平静的日子，又已经有了深爱她的丈夫，她很满足于目前所过的日子。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有点害怕知道父母不幸的遭遇会扰乱她的心灵了。（父母是否已遭不幸，其实她也是还未知道的。不过从张炎那晚和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之中，她隐隐感觉得到，父母大概是已遭不幸了。）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如今她的儿子也有五岁了。“爹爹”还没等到可以把秘密告诉她的“时机”，她也不想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了。

她常想：要是能够这样平静度过一生，那又有什么不好，

何必自寻烦恼？

但如今她的丈夫却挑起她的烦恼！

她感觉得到，丈夫对她的来历已有怀疑，唉，但可惜的是，她自己都未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她心中慌乱，既然不敢吐露秘密，就只能试探丈夫的口风，看看他是否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了。

谭道成也是和妻子一样，心中有话，却不便直说出来。“还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奇怪的吗？”张雪波问道。

谭道成道：“没，没什么。不过，我刚才倒是碰见一件罕有的事。”张雪波睁大眼睛，“什么罕有的事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见你的爹爹在一处崖石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。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外面的人找你爹爹的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是怎样的人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没看见他的脸孔，只知不是山上相识的猎户。他们也没看见我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我怎能偷听你爹爹的谈话？他们小声说话，我匆匆走过，也听不清楚。不过那陌生人的口音，却似乎是南边的口音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们本来是从大散关南边逃难来的，这个人恐怕是爹爹以前在乡下相识的也说不定。待我今晚再问他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还是让爹爹自己告诉你好些，因为说不定他不想你知道这件事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是怕爹爹问我怎的会

知道这件事，那时你就难免有偷听的嫌疑。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你几时学得这样多心了，我只是想，这件事情倘若可以让你知道，你的爹爹当然会告诉你！”张雪波抬眼望他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低下了头。

谭道成道：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怕你说我多心，我不说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别呕我好不好，和你说句笑话，你就当真起来了。说吧，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你奇怪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是奇怪，怎么客人要嘛都不来，要嘛忽然都来了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说前天有个客人来找我爹爹的事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咱们两家避难荒山，十多年来，一直没有客人来访，这两天却不约而同似的，先是有人来找你的爹爹，跟着又有人来找我的爹爹，你说这是巧合呢，还是，还是……”谭道成的面色不知不觉也凝重起来，问道：“还是什么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别笑我多心，我总觉得像是有点不祥之兆，前天我一早出门，碰上一只乌鸦，今早出门，又碰上一只乌鸦……”

谭道成失笑道：“你怎能将两位客人，比作两只乌鸦？”张雪波没有因他的插嘴而止口，继续说下去道：“我真的是有点担忧，担忧这两个客人，会像是不祥之鸟的乌鸦，给咱们带来恶运！”

谭道成安慰妻子道：“不要这样迷信，我看这只不过是巧

合罢了。最近不是听说又要打仗了吗？前天来找我爹的那处客人是避难经过山下，他来自爹爹的故乡，知道我爹在这山上隐居，这才特地来找爹爹的。因此我猜想今天来找你爹的那个客人，或许也是同样情形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但愿如你所言，只是巧合。”但眼神却是茫然若有所思，低下头又不说话了。

谭道成口中安慰妻子，心里却也着实是有点疑惑不安。前天来找他父亲的那个客人，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茶，席不暇暖，就要走了。她的父亲送那客人下山，很晚很晚方始回家。他曾经问过父亲那个客人是谁，父亲却像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叫他不要多问。说是到了可以告诉他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他。

自从那客人来过之后，他的父亲一直像是闷闷不乐，昨天今天都没出去打猎。

因此他虽然那样安慰妻子，心里其实也是和妻子一样，有了一丝不祥之感。

他又再想道：“前天来的那个客人，来得虽然奇怪，可还是来到我的家中找爹爹。今天找岳父那个客人，却并没有找上门来，他们在悬岩后面说话，也好像是特意要找那样僻静地方，难道岳父真的是怕我偷听吗？这就更奇怪了！”夫妻心里都是怀着疑团，谭道成也只能像妻子那样，把疑团藏在心中了。

此时他已经把散落在地上的柴草重新捆好，在柴草里他还发现一包草菇。“今早你才采了许多草菇回来，如今又是这么一大包，哈，恐怕三天都吃不完。”谭道成说道。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爹儿俩都喜欢吃新鲜的草菇，明天你去猎两只山鸡回来，和草菇一同炖吃，滋味就更好了。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还用你说，你爹刚才已经打了两只山鸡回

来了。我的烹调手段远不及你，所以才特地来找你这位大厨师回去烹调的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怪不得你这样好心出来找我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不要多歇一会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早就没事啦，再不回去，天就要黑了。”谭道成折下一根粗如儿臂的树枝给她当作扁担，自己扛起那头死老虎与妻子并肩同行。

走了几步，张雪波忽地眉头一皱，脚步有点歪斜。谭道成吃一惊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没什么，只胸口好像有点作闷。”谭道成连忙放下死老虎，说道：“你瞧是吧，你都未曾恢复体力呢。别逞强了，柴草放下，让我来挑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替妻子揉搓。不揉搓还好，他一替妻子揉搓，张雪波反而哇的把黄胆水都呕了出来。张雪波推开他道：“你别扰我，我不是病，也不是疲劳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那你怎么会呕得这样厉害？”张雪波低声道：“我，我好像是又、又有了。”说话之际，满面通红。谭道成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有，有什么？啊，我明白啦，我又要做爸爸啦！”

张雪波嗔道：“你这样大叫犬嚷做什么，给人听见笑话。”谭道成笑道：“最近的一家猎户，也隔着一座山头呢。哪会有人听见，除非是你爹爹……”

张雪波望着他，似乎想说什么。谭道成瞿然一省，想起那个客人，方始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满。他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天都快要黑了，你爹爹的那个客人料想也早已走了。你爹倒是有可能来找你的，不过你还怕给他知道吗？他久已盼望多添一个外孙过继给他，要是他知道了，恐怕比我还更喜欢呢。雪

妹，你悄悄告诉我吧，有了几个月了？”

张雪波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前天才发现的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原来这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孕的缘故，这就怪不得了。”

张雪波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是说什么呀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以你的轻功造诣，本来应该跑得比那头老虎更快的。”说至此处，不觉有点担心，低声道：“你摔了那一跤，会不会、会不会……”

张雪波红着脸道：“前天才发现有的，孩子还未成形呢。哪能就摔坏了他。别胡扯了，走吧，走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把柴草给我，让我来挑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不过作闷而已，现在亦已好了。这头老虎我扛不起，两捆柴草，你还怕我挑不动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不，不，肚子的孩子要紧。你挑得动，我也放心不下，听话，听话，乖乖的给我吧。”

张雪波感受到丈夫的爱护，心里甜丝丝的有说不出的舒服，口中却道：“这头老虎呢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放在这里，也没人会要咱们的。吃过晚饭，我再来搬它回去。”张雪波道：“难得打到了这样重的大老虎，你早点扛回去，也好让两位老人家开心。成哥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我真的还挑得动的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割一条老虎腿回去，趁新鲜，今晚烤虎肉吃，老人家也就开心了。但要是给他们知你有了身孕，我还让你挑柴草，那就恐怕他们反而不开心了。”

张雪波拗不过丈夫，心里也的确是喜欢丈夫对她这样爱护，便道：“好吧，依你就是。但成哥，你可得当心，别宠坏了我